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福客栈 / 张继新, 虞佳一, 余玲玲 编译. —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1
ISBN 7-80588-582-6

I. 八... II. ①艾... ②张... ③虞... ④余...
III. 传记文学—英国—现代 IV. 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225 号

责任编辑: 杨继军 宁 萍

封面设计: 张继新 吉 庆

八福客栈

张继新 虞佳一 余玲玲 编译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6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88-582-6 定价: 19.00 元

本书图片均由北京春在堂图书有限公司(<http://www.goodbooks.com.cn>)提供

目 录

1	/	第一章
17	/	第二章
31	/	第三章
42	/	第四章
53	/	第五章
65	/	第六章
87	/	第七章
101	/	第八章
108	/	第九章
119	/	第十章
136	/	第十一章
152	/	第十二章
163	/	第十三章
176	/	第十四章
188	/	第十五章
204	/	第十六章
220	/	第十七章
228	/	尾声

第一章

面对这个身材瘦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女人，这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好奇。在战火连天、哀鸿遍野的中国大地上，怎么会有着这样一位从外表看起来简直就是地道中国农妇的外国女性？她又是怎么到这里来的？看着奄奄一息的她，医生又不得心生怜悯。她是这样的虚弱，瘦骨嶙峋，脉搏时有时无。看惯生死的医生心里清楚，这个命若游丝的女人，要是在得到自己的治疗前就死去，也是毫不为怪的事。然而，她还是顽强地活着，还是出现在他的面前，像一个不解之谜。

对眼前的病人，医生觉得只能听天由命了，她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然而，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任何人知道。在1941年的秋季，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内地，随着日本侵略者的节节侵入，随着地球上一半的国度都卷入战争，都在使用着坦克、飞机、枪炮和军舰去互相厮杀的时候，当暴力、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接近的时候，谁还会去关心这样一位渺小而不知姓名的女人呢？

事实上，即使是在外国人聚集较多的、尚处于抗战后方的陕西省兴平县——那里有个由一些北欧人和美国人所组成的基督教宣教团，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她究竟叫什么及来自何方。人们所知道的，是两个农民把她带到宣教团的大门前，就像揪一个破烂的布娃娃一样，把她从牛车后面拉出来。

后,他发现她正承受着一种极度危险的、能够致命的疾病——斑疹伤寒。当她发着高烧的时候,正是这种疾病的潜伏状态。医生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所在的医院已经有三位医生死于这种疾病。现在看来,营养不良、不时休克以及极度疲惫的她,面对疾病的抵抗力是不堪一击的。而且,进一步检查结果显示,她的肺部已经明显出现肺炎斑点。

就在医生彻底放弃治愈她的希望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却出现了:一位刚从美国休假回来的宣教团成员碰巧随身携带了二十片磺胺类新药,他得知情况后,便把那些药品慷慨地送给医生,用以挽救女病人的生命。医生大喜过望,因为他曾经用这种药治愈过肺炎病人。不过,他心里明白:如果不立刻把病人送到西安的医院,这刚有的一线生机随时又有可能断送掉。

医生立刻行动起来。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二十年,不仅熟悉中国的社会民情,而且处世有道,否则,在那个有数十万平民死于饥谨和战火的地区,他也不可能在军阀混战中得以生存。在西安,他有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现在,为了这个命悬一线的病人,他不惜动用一切关系。他致电给一位主管铁路系统的朋友,并且亲昵地称呼他的外号:“铁轨!铁轨!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要在明天的第一班火车上运送一件特别的物品——我这里有一位病人,需要在火车上为她搭一个床,并且在整个路途中要有四个人稳住这个床,使它不至于摇晃。你愿意帮我吗?非常紧急!”

“铁轨”当即满口应承下来。虽然这位病人现在正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但如果她知道这些特别为她所做的安排,她一定会感动得哭起来。

火车终于顺利到达西安,已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立刻被送往医院。一位女大夫为了让她能够有一间宽敞、通风的病房,特意腾出自己的房间。尼尔森小姐以及医院的护士长玛杰小姐,开始轮流护理她。

半个月过去了,病人的斑疹伤寒高热开始减退,但她仍处于意识错乱状态。日本人在按兵不动几周后,又开始轰炸西安。当炸弹从天而降的时候,医生正和病人呆在一起。每当炸弹落地将病房震得地动山摇时,她就下意识地动一下脑袋,显得极度紧张和不安。她的整个身躯开始冒着冷汗。医生虽说

见多识广，可也从未见过如此焦躁不安的病人。他所能做到的，只是紧紧握住她的拳头，尽力安抚她。

医生克服了重重困难，把病人带回西安。可如今，他意识到为了给她营造一个安静的修养环境，他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麻烦。日本人的轰炸已经开始，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大轰炸还将继续下去。在这样的环境中，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她，能侥幸活过来吗？

此时，她仍然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当一位护士站在她身旁的时候，突然发现她表情痛苦，随后听见她喃喃自语：“我的孩子们呢？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这些畜生会杀死我们的。哦，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杀死我们的！”

接下来，低语声逐渐变成了惊叫声，随后，她的嘴里惊恐地吐出一串中国的地方方言。有些人听出来，这是来自中国北方山区的土话。一丝微笑挂在了她的脸上。随后，她开始哼唱一些听起来有些怀旧的歌曲：

“还记得那个紫丁香花开的夜晚吗？小小的声音在耳边游动，扑扑扑……扑扑扑……”

这些从喉咙里发出的曲调，慢慢地飘进医院湿热的房间里。在那里，苍蝇们正在雪白的天窗上嗡嗡作响。没人了解这些简短的、断断续续的旋律，它们来自何方？是否也曾陪她一起翻山越岭、穿越风尘与战火？它们是来自那些她所带领着排队行进的孩子们的口哨声，还是来自灵感与上苍的天籁之声？也许，这只是她脑海里残存的记忆，或者是她的漫无边际的遐想。医生弯下腰来，坚持着，日复一日，周复一周，耐心地聆听着她的过去。显然，那不是一些令人快意的事，但是，他确信，这个瘦小的女人，一定曾历经艰险、遭受过世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而现在，她的疾病，她恍惚的神情，还有那些唧唧呀呀的曲调，又把她重新带回那段艰难岁月。

当然，在她的记忆里，也有过无比美好的时光，它们将在心中永存。尽管



在山西,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她的姓名——艾伟德

在此时此地没人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你要是再走远些,在那个面积足以与整个英格兰相比的省份——山西,你就会知道,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姓名——艾伟德!一个充满爱心、意志坚强和品德高尚者的名字。在那里,人们都知道艾伟德就是她,她就是艾伟德,而并不在意这是一个中国名字还是英国或是某个欧洲的人名。她也没有刻意地告诉过周围的人们——在那个硝烟弥漫的乱世,谁还会去刨根问底呢?你是谁?你来自哪

里?你到这儿干什么?没人关心这些。

比如,拿随身带着一支来复枪的雷将军来说吧,她还记得那个邂逅雷将军的山村,以及那个漆黑的夜晚,她记得他最后消失在夜色里,黑色长衫随着双腿有节奏地摆动着。让她匪夷所思的是,作为一个西方人,他竟然领导着一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抗击日本鬼子的游击队!她从未得知过他真实的姓名,只知道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也许是一位荷兰人?她这么猜想,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又为何奔波在抗日的最前线?这些,她都一无所知,尽管他曾亲密地坐在她的身旁,那时,煤油灯闪烁着微弱的、谜一样的光芒,映着他那

字——格拉蒂斯·艾伟德。

她出生在艾德蒙顿——他们确定听到的是这个地方，那是在伦敦北郊吗？在那些年月，城市一直在快速地扩展着，新地名层出不穷。早些时候，伦敦还没有灰砖，那些红砖建筑及生活废弃物充溢着城市的边缘。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全家移居到了芝丁顿街，一排排红砖瓦房，家家都有镶嵌着蕾丝的窗帘和女贞树围成的栅栏，窗户上爬满了常春藤，每天早上卖奶人的吆喝声响彻那些灰色的街道，还有面包师傅赶着马车走过大街小巷。多么快乐的童年啊！她还记得做邮递员的父亲总是踏着一双笨重的靴子，穿着一身镶着红色徽章的制服回到家里。母亲在厨房里沏着茶水，她和沃莱特——她的妹妹，在房子周围嬉戏，和别的孩子们在街道上玩耍。

她还回忆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人驾驶着飞艇轰炸伦敦城的时候，是她首先发明了治愈“害怕”的解药。她把在街道上玩耍的小伙伴们带到客厅里，面对墙坐着，而她自己则坐在一个破旧的、小型的脚踏风琴面前，用力踩动踏板，高唱着圣歌，歌声的分贝足以睥睨划过天空的蝉鸣。在激动人心的圣歌中，她那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从没有抛弃过她。

在中国的日子里，她发现正是这种信念激发起民众内心的坚强和力量。尽管山险水恶，条件艰苦，那些疲惫不堪、脚上磨起老茧的孩子们不正是唱着这些歌曲，翻越一座座高山，渡过一道道急流，克服一个个突如其来的困难，虽衣衫褴褛，却坚定不移地行进在古老的黄河流域？当然，其间有时也有困惑和彷徨，但回过头来看看那所走过的崎岖坎坷的路途，那点失望又算得了什么呢？

她又想起在伦敦一所神学院学习的日子。教室的窗外，黝黑的树枝在天空中摇曳着。校长——一位矮小、消瘦、前额饱满的老学究，坐在桌子对面，眉头紧锁，眼睛眯缝着，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深蓝色的双眼。她甚至还记得那小老头当时的表情，哦，竟是如此的严厉！她当时才二十六岁，有着十根瘦弱、纤细而干净的手指，深蓝色的眼睛，椭圆形的脸庞，深褐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在脑后扎成一条辫子。大概校长也看出了她的固执，同时也看到了她

说,周日去教堂服务的确是得以净化的最好方式。然而,她也十分清楚,她信奉的上帝想在她这里得到的远比他所能够给予的要多得多。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岁月,如果你曾有一份工作的话,那你就应该坚持下去。她下定决心,得为自己做点什么。一出中学校门她就一直在从事着服务性的工作,从一家转到另一家,不管怎样,她还是有点害怕失业。

毕竟,只有工作才能帮助她达到目的。

想去中国的强烈愿望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念头让她几乎忘记自我。她记得,那种愿望来自于某天的晚上。那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夜晚,无所事事的她看见当地教堂门口竖立着一面旗帜上,上面展示着一个国家的地图,教堂里一位年轻的教士正召唤着他的听众们忠于上帝。当她出现在那里的时候,街边其他的女孩子都不解地看着她,低声向她说:“笨蛋,别傻站在那里!”接着她们大声喊道,“快过来,我们去跳舞吧,还能看戏!去看看我们在公园里遇到的骑士吧。他会带我们到蜿蜒的河边玩耍!”

就在女伴们嘈杂的呼喊声中,年轻的艾伟德斯突然意识到,自己想要的,远不止这些!她似乎猛然听到了自己心中另一种召唤的声音,一个来自遥远而陌生的古老国度的召唤!她的心跳起来,我要去中国!一想到此,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而内心却感到格外的开阔和清晰。

格拉蒂斯·艾伟德加入了当地福音派的新教会,渐渐地,她变得如此急切地想去中国。后来,她成为当地准备前往中国传教的教会中心的准会员。

虽然极力掩饰,但躺在病床上的她,对自己在神学院所犯的错误仍然感到失望,一想起那段时间,泪水就不由自主地流过脸颊。

在床边,一位中国护士尽力安慰着她。不过,就在脸颊上还残留着泪水的同时,笑容也重新回到脸上。这人看起来多少显得有些滑稽。她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那位小护士迷惑地看着她。

破涕为笑的她,又想起了站在南威尔士天鹅海码头的情景。那是在她为

那对从中国回来的老传教士服务了几个月之后，她成为宗教慈善组织姐妹解教会的一员。她得到了这份新工作——解救那些堕落的女人。对二十六岁的格拉蒂斯来说，她不能理解她们是如何堕落的，她也不明白应该如何解救她们。夜复一夜，她徘徊在码头，尽力劝说着这些年轻的女子。但显然这些女孩并不赞同她。那时，她不过是个五英尺高、有八个石块那么重的瘦弱女子罢了。那些醉醺醺的水手坐在灯塔下面继续喝着啤酒，对她唱着不三不四的歌。也许他们把她误认为是一个流莺吧！

这些年轻的风尘女子，仿佛是一夜之间，从她们居住的乡下来到这天鹅湖畔的港口的，她们的内心充满了改变生活的激情。在她们所居住的小旅店外面，她们取笑着艾伟德的长袍，并和那些水手男友们亲热地嘀咕着。她们害怕再回到过去居住的地方。然而，当艾伟德用自己瘦弱的手臂搀扶着她们，把她们带到教会会馆的床上时，她们突然对她的友好行动十分感激。第二天早上，当艾伟德给了她们一些硬币并把她们送上返回故里的火车时，她们颤动着苍白的嘴唇，不断地说着“谢谢”。那些年老的娼妓，经受着更艰难的经济压力，对她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不过，她们还是渐渐地理解了这位年轻、健康的志愿者，从心里感谢她的热情和包容，同时也被她的虔诚所感动。有几次她们甚至向她的恳求让步了。在周日的晚上，她成功地劝说她们来到教堂。虽然她们并没有彻底地改过，但在那短暂的一刻，她们被那些钟声以及高声唱颂的、足以穿过这小教堂屋顶的圣歌所改变了。她们抛开了残酷的充斥着啤酒味的世界，握紧拳头，远离了那些丑陋的阿根廷人、希腊人、西亚人，那些水手、裁缝、鞋匠，和所有那些在天鹅海码头等候的人。

然而，她也知道，虽然这些经历坚定了她的信念，但这并不会使她的银行账户多增加一分钱。如果决定了要去中国，不管使用哪种方式，也不管别人会怎么想，想些什么，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她必须负担自己的一切费用。

她知道自己唯一能够挣钱的方式，就是再去干老本行。这让她很是犹豫，然而，姐妹解教会已经让她倾尽了所有积蓄，她不得不和朋友们说再见。

一个职介所介绍她去伦敦的弗朗西斯先生家干活。那是一位年轻的丈

准备的。现在她感到她的灵魂至少有一半已经到达了那里。

当她回忆起第一次遇到那旅行社的业务代理人时，她又一次偷偷地笑了。那老头在弄明白她的想法后，立刻确信她是疯掉了。这些年来，作为旅行社的代理，他们向英国民众推荐了众多的国外旅程，但还从不曾听过如此荒诞的需求。他不是刚刚向她解释过——走水路的话，即便是最便宜的到中国的船票也要九十英镑吗？而且他也明确地向她指出，最便宜也是最快捷



壮丽辉煌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的陆路路线是经过欧洲、俄国，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到达天津，虽然这条路线的费用只需要四十七英镑十先令，但像她那样的弱女子想要走这条路线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很显然，这位年轻的女士误会了他的意思，她说她可以支付那些火车票，因而他应该很乐意卖给她一张火车票。他动了动手指，推推夹鼻眼镜，以便更清楚地看看她，一个环球旅行团队，一个去往非洲的狩猎旅行团队，一个立陶宛的美妙周末……这些都还等着要安排呢，然而这个……

“小姐，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严肃地说，“经过西伯利亚铁路完成这项旅程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与俄国在东部的接壤处有局部战争。”

“我并不关心那场愚昧的战争，”她说，“那是最近的一条路，不是吗？这

第二章

1930年10月18日，一个星期六的清晨，格拉蒂斯·艾伟德所有的行李都堆在利物浦火车站的站台上。这一定是那些无数次远离英国的探险活动中装备最简陋的一次。探险的主人仅仅拥有九便士的硬币，以及一张两英镑的旅行支票。这张支票被它的主人牢牢地缝在紧身裙里。她相信即使是最恐怖的外国人也不敢接近这样一个贴身之处，那可是女孩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那件紧身裙，俨然成了一座“宝库”，在那里，除了旅行支票，还有她的圣经、自来水笔、车票及护照。

艾伟德和她的父亲、母亲、妹妹一一吻别。上车后，她在第三节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找了个座位。不久，汽笛长鸣，火车开始滑动。她在窗口激动地挥舞着双手，一直看着家人渐渐远去。随后，她擦干泪水，重新坐下，把母亲改过的一张毯子铺在旁边的座位上——毯子是用一位朋友送的旧毛料大衣改成的。她的两个衣箱放在头顶的架子上，一个装着她的衣服，另一个装着各种罐头：牛肉、鱼肉、烤猪肉的，还有一些饼干、苏打蛋糕、肉肠、咖啡末、茶叶以及煮好的鸡蛋。她还带了一个平底锅、一个水壶和一个小火炉。

很快，火车驶出城外。在经过郊野的时候，她看到了那些以前从未见过的极具英国特色的景致。正是深秋时节，有着尖顶的教堂掩映在一排排高大挺拔的树木间，还有一座座黑白相间的小木屋；一条条蔓藤形的小道穿过种

压了压手掌,这让她的恐惧不安稍微减轻一些。一定得离开这旅馆!马上就走!她对自己说。

她跑过去拿起护照。那女孩说过什么?要仔细检查一下?她打开护照,当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时,她的手不禁颤动起来。原来,在职业那栏,原先写的“传教士”已经被涂改为“机械师”!她收起护照,把它放在包里,又从床下拖出行李箱,仔细检查了自己的所有物品。今晚无论如何都要走!她下定决心。

艾伟德收拾好行李,坐在床上,充满激动地等着夜深来临时那个将带她脱离苦海的敲门声。那女孩说的是真的吗?会不会那又是一个陷阱呢?现在,无法关心这么多了,重要的是必须寻找一切可以离开的机会。

敲门声是如此轻柔,以致她几乎没有听见。在开门前她也还犹豫了片刻,但还是立即决定打开它。一位穿着雨衣、带着一顶毡帽的陌生人站在门外。太黑了,她有点看不清他的脸。那人示意艾伟德把门开得大一点,把所有行李带上。随即,他们迅速离开房间,穿过走廊,直接下楼来到门厅。一个服务生坐在椅子上,正就着火炉打盹。好在那个图谋不轨的男人并不在这里!旅馆的大门半开着,艾伟德小心翼翼地拎着行李走出来。

终于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了!艾伟德十分高兴。虽然寒夜里的风带来刺骨的冰冷,但她还是感到一丝清爽和兴奋。她跟着那陌生人快步走着,走过那坑坑洼洼的街道,心里有种莫名的刺激和轻松,仿佛自己正向着大海前进。在黑漆漆的夜色里,她似乎还看见了岸边的礁石。很快,她立即明白过来,她所看见的,并不是幻觉,自己真的已来到海边。

当他们经过通往港口的铺满枕木石块的铁路时,从一堆货物后面走出一个人来。正是白天那女孩。艾伟德心中充满温暖和感激地向她跑去。

“我很高兴你能到这里来。”那女孩说。

“下一步我该怎么办?”艾伟德有点担心地问。

“看见那艘船了吗?”女孩指着停靠在岸边的一艘小船。

“是那艘吗?”

“是的。那是一艘日本船。黎明时就要起航到日本。你必须登上那艘船。”



神户是日本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人多聚集在此

盘算着，她努力回忆着曾在伦敦听过的一些支离破碎的关于日本基督教组织的情况。“日本福音会？是叫这个名字吗？”她问自己。或者，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不知名的教会组织？正在胡思乱想着，她发现自己被停在一个挂着醒目十字架标志的

大门口，上面写着：神户宣教团。

很可能那个拉人力车的男孩，同那些精神病医生、出租车司机、饭店服务员以及警察一样，都有着职业的敏感和嗅觉，要不，他怎么会直接把我带到这里呢？就在艾伟德还在思索着其中奥秘的时候，门里面已经奔出一位能说点英语、显得十分热情的日本人。他张罗着，让那男孩把艾伟德带到一个英国传教士的房间，大概他以为那些传教士一定会很高兴见到一位金发碧眼的同乡吧。其实正如他所想，当那些在神户的英国传教士看到这位意外的访客时，的确显得十分兴奋。他们饶有兴趣地倾听着她那些闻所未闻的冒险经历和一个个匪夷所思的奇遇。

听完她的遭遇后，传教士德耶尔先生不禁皱起了眉头。

“只要你付清了从伦敦到天津的车费，不论你转了多少趟车，旅行社的人都应该把你带到那里，”他认真地说，“让我看看你那些车票，明天我会去找找这里的旅行社谈谈。”

他们把她带到一个日式澡堂舒服地洗了一个澡。不过，刚开始时，不习惯的艾伟德差点被烫死。随后，他们又把她安排进一个点着红色和蓝色灯笼的漂亮房间。这是离开英国以来，她度过的第一个美好夜晚。

第二天早晨，经过与旅行社经理的一番唇枪舌剑，德耶尔先生终于拿到

而睡,每个人都尽力使自己在别人的翻转以及臭虫和跳蚤的骚扰下,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得出来,大炕上的小虫子们简直把艾伟德当作了来自异国他乡的美食。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山西。发源于遥远的青海的黄河流经山西的西南部,当它一路往东,进入山东省的入海口时,已经从西向东绵延了三千公里。在黄河的入海口,河水夹带着大量的泥沙,即使是六十公里以外的船只也能看到那奔腾入海的黄色河水。山西的东部及北部分布着贫瘠险峻的山脉。黄河流域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渭河和汾河流域的居民在世界上最早掌握制陶技术,几千年后,中国人更是发明了陶器,宋明时期中国瓷器更是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精美。

汾河流域的农业种植已经流传沿袭了四千多年。那里的农民只需要一小片土地就能种植出小米、麦子乃至水稻等庄稼。不过,水稻在这里并不普及,也不是主食,中国南部的长江流域才是稻谷的主产地,那里河渠纵横。

辗转在小客栈的日子里,艾伟德发现中国西北部人们的日常饮食以各种各样的面食为主,她还发现,煮是烹饪这些食物的最主要方式,对此,她是能接受的,没受那些小虫子和刺鼻的洋葱味的一丝影响。

就这样大约走了一个月的时间,他们终于达到山西南部的古城泽州。在天津时,有人告诉过她,也许在这里,能发现她要找的罗森夫人。

泽州的教会由两位七十多岁的老嬷嬷主持,一位是史密斯夫人,还有一位是她那曾经做过教师的朋友。史密斯夫人的丈夫在华传教多年,在他死后史密斯夫人决定继续留在这里,她的教师朋友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她们告诉艾伟德,罗森夫人的确曾在这里住过几周,但不久就去了西部山区,因为在那里基督教还没有传播过。那边山区里的村庄彼此隔绝,四周筑起城墙和碉堡,完全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她们听说罗森夫人已经到了阳城,一个有着高高城墙的闭塞山城。沿着一条由河南经山西北上河北的古商道,再有两天的行程就可以到达那里。

“怎么去那里呢?”艾伟德有点担心。长时间的旅途颠簸,已经让她疲惫

但山道实在太陡峭了。周村，有着一圈防御性的围墙——在这里的山区，几乎所有的村舍都有围墙。小客栈里，天真的小孩子四处乱跑，到处是他们的欢笑声。夜晚的空气带着一丝寒意，夜空中的星星格外地闪亮。

黎明时分，在微弱的星光中，他们继续赶路，依旧沿着那条崎岖蜿蜒的山径。当清晨的第一束阳光照射在山谷里的时候，她看见了裸露群山，沟壑纵横，山体布满一道道裂缝，远远望去，如同大理石的花纹。山谷间，有一条蜿蜒穿梭的小溪。溪水声和骡子的踢嗒踢嗒的脚步声在山野间回荡，抬头望去，天空中还有一对雄鹰展翅翱翔。

大约七个小时后，经过一段弯曲的小路，骡夫停了下来，用他那黑乎乎的手指指了指前方：“阳城。”

远远望去，阳城仿佛坐落在一个小山包上，像是一座童话中的城堡。依山就势而建的城墙，如同一排排巨大的牙齿。那些装饰考究的宝塔和寺庙虽然只是展现出一个轮廓，但从远处看去，却显得神秘、肃穆。



今日的阳城，还保留着一些旧时的老屋

在午后如丝缎般柔滑天空的映衬下，这一切让她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美。一路颠簸带来的疲乏，顿时烟消云散，她的精神开始振奋起来。

随着一步步地临近，她发现有两座林木茂密的小山紧挨着城池，一条曲折折的山路，不时深入林荫；又不时蜿蜒在斑驳的阳光下，最后进入阳城的东门。那条羊肠小路的两边，视线之内，全是高耸的、雄壮的山峰和谷地。艾伟德完全陶醉于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此时此刻，她开始相信世间真的

会有如此美丽的景致。

阳城实际坐落在山脉的鞍状山脊上。这座古城位于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坐落在南北交通的要冲，她的历史远比记载的还要悠久。一条供骡子行走的小道由东向西穿城而过，城池的三面环绕着陡峭的城墙，但城外的山坡上有一些窑洞，还零零散散地依次分布着一些小客栈。城的南边是悬崖峭壁，站在城墙上既可以俯身看见下面深不可测的山谷，也可以远眺整个山地。每当夜幕降临，所有的城门都会及时关闭，后来的骡队都被拒之门外，他们无法前行，只好在山坡上找个小客栈住下。

在东门，骡夫停了下来，向一位正在晒太阳的老人问路。老人向他指了指门外一条向右拐的狭窄小道。于是骡子带着艾伟德朝那个方向走去。沿着小路走了大约一百多米的距离，他们来到一些农家小院和小客栈之间，骡夫在一处院落门口停了下来。那些早已疲惫不堪的骡子，十分聪明地朝着院子的入口嘶鸣着，四只蹄子蹬得石头嗒嗒作响。

门外，他们看见一位老太太，满头白发，有着一双艾伟德所见过的最蓝的眼睛。老太太穿着一身普通的蓝色土布衣裤，她抬起头来看着艾伟德，用一双发亮的眼睛盯住她。

“你好！你们是谁啊？”她有点好奇地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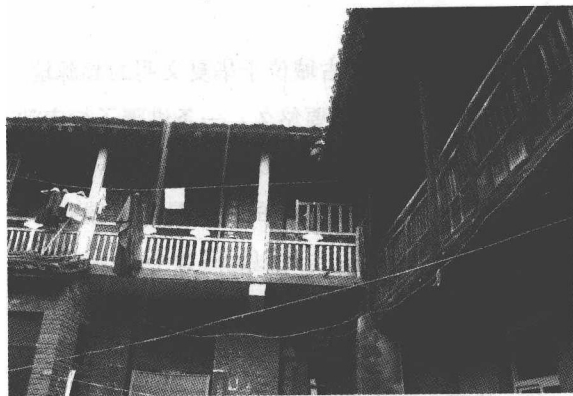
“我叫艾伟德。你就是罗森夫人吗？”

“是的，我就是。快进来吧。”

这么略显轻率地接待并没有让艾伟德吃惊，一路走来，她已经习惯了这些不同寻常的事情。骡夫帮助她跳下骡子，她跟着罗森夫人走进院子。

像大多数中国房屋一样，这是一个四周围着高墙的院子。经过前面一堵屏风样的墙，通过一个小门进去，一个很大的庭院立即映入眼帘。院子由一些二层的楼房合围着，站在二楼房间的阳台上就可以放眼院内。看得出来，这所院落已经荒废多年了，房间的门闩已尽数腐蚀，瓦砾碎片散落在院子里，甚至房顶上也因年久失修而出现许多小洞洞，而且到处是灰尘和蛛网。

“这院子是我租的，”罗森夫人说，“因为乡民们传说这里闹过鬼，所以租



阳城四合院多有如此两层阁楼组成

金便宜。虽然破旧，但打扫打扫也还是可以住的。”

罗森夫人穿行于一个又一个房间，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艾伟德紧跟着她。总算找到一间可以居住的屋子，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除了一个可以

放杂物的箱子和一些肥皂盒，就再也没有其他家具了。

“饿了吗？”罗森夫人问。

“有点饿了。”艾伟德轻声回答。

罗森夫人用中文叫了一声，一个老头立即走了进来。他自我介绍说：“我姓杨，是这里的厨师。”

老杨向艾伟德笑了笑，这让艾伟德发现，他的满嘴牙齿都掉光了。艾伟德立刻喜欢上这个和蔼的中国老头。不一会儿，老杨端来了一碗叫不出名字的热气腾腾的面条，里面还放了些蔬菜。饭后，艾伟德出去把行李拿进房间，并向窗外望了望，现在，她总算结束了似乎永无止境的旅途。

当艾伟德下楼来在院子门口转悠的时候，一群中国小孩一看到她，立即惊呼着跑散了。一些稍大一点的孩子坐在墙头，开始唱着歌儿哄笑她。还有两个妇人在远点的街道上拣起泥巴，朝着艾伟德扔了过去。艾伟德惊魂未定地跑进屋里，告诉罗森夫人刚才发生的一切。

“这不奇怪，每次我出门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罗森夫人平静地说，“我常常被扔得从头到脚都是那些脏泥巴。不过，感谢上帝，他们扔的还不是石头。这里的人讨厌我们。他们要么管我叫老洋婆子，要么就叫外国老妖怪。”

“你必须习惯这些。”罗森夫人若无其事地对艾伟德说。